

文淵閣

影印

四庫全書

影印

文淵閣四庫全書

第七一二冊

北京出版集團公司  
北京出版社

# 本冊目次

## 大學衍義補(二)

卷首

明丘濬撰……………一

#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大學衍義補卷首

詳校官中書臣秦瀛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吳甸華

謄錄監生臣沈浩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一

大學衍義補

儒家類

提要

欽定四庫全書

大學衍義補  
提要

臣等謹案大學衍義補一百六十卷明邱濬撰濬有家禮儀節著錄濬以宋真德秀大學衍義止於格致誠正修齊而闕治國平天下之事焉雖所著讀書一記採錄史事稱為此書之下編然多錄名臣事迹無與政典又草創未完乃採經傳子史輯成是書附以己見分為十有二目于孝宗初奏上之有詔嘉獎命錄副本付書坊刊行濬又自言衍義補所載皆可見之行事請摘其要者下內閣議行帝亦報可至神宗復合梓行親為製序蓋皆甚重其書也然濬聞見雖富議論乃不能甚醇故王鏊震澤紀聞稱其學該洽尤熟于國家掌故議論高奇務于矯俗能以辨博濟其說

如譏范仲淹多事秦檜有再造功評鴈皆乖  
正理又力主舉行海運平時屢以為言此書  
更力申其說所列從前海運抵京之數謂省  
內河挽運之資即可抵洋面漂亡之粟似乎  
言之成理然一舟覆沒舟人不下百餘糧可  
抵以轉輸之費人命以何為抵乎其後萬恭  
著議謂為有大害而無微利至以好事斥之  
非苛論也又明之中葉正閭豎恣肆之時濬

既欲陳誨納忠則此條尤屬書中要旨乃獨  
無一語及官寺張志淳南園漫錄詆其有所  
避而不書殆亦深窺其隱以視真氏原書殊  
未免瑕瑜互見然治平之道其理雖具於修  
齊其事則各有制置此猶土可生禾禾可生  
穀穀可為米米可為飯本屬相因然土不耕  
則禾不長禾不穫則穀不登穀不舂則米不  
成米不炊則飯不熟不能遞溯其本謂土可

為飯也真氏原本實屬闕遺濬博綜旁搜以  
補所未備兼資體用實足以羽翼而行且濬  
學本淹通又習知舊典故所條列原原本本  
貫串古今亦復具有根柢其人雖不足重其  
書要不為無用也乾隆四十六年十月恭校  
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大學衍義補原序

朕惟帝王之學有體有用自仲尼作大學一經曾子分釋其義以為十傳其綱明德新民止至善其目格致誠正修齊治平闡堯舜禹湯文武之正傳立萬世帝王天德王道之標準宋儒真德秀因為大學衍義掇取經傳子史之言以實之顧所衍者止於格致誠正修齊而治平猶闕逮我孝宗敬皇帝時大學士丘濬乃繼續引伸廣取未備為大學衍義補揭治國平天下新民之要以

欽定四庫全書

大學衍義補  
原序

收明德之功采古今嘉言善行之遺以發經傳之指而後體用具備成真氏之完書為孔曾之羽翼有功於大學不淺是以孝廟嘉其考據精詳論述該博有補政治特命刊而播之朕踐祚以來稽古正學經史諸書博涉殆徧因念真氏衍義我聖祖大書于廡壁累朝列聖置之經筵肅宗聽講之餘賦翊學詩以紀之朕爰命儒臣日以進講更數寒暑至于終篇然欲因體究用而此書尤補衍義之闕朕將紬繹玩味見諸施行上溯祖宗聖

學之淵源且欲俾天下家喻戶曉用臻治平昭示朕明德新民圖治之意爰命重梓以廣其傳而為之叙如此云萬曆三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御製

臣惟大學一書儒者全體大用之學也原於一人之心該夫萬事之理而關係乎億兆人民之生其本在乎身也其則在乎家也其功用極於天下之大也聖人立之以為教人君本之以為治士子業之以為學而用以輔君是蓋六經之總要萬世之大典二帝三王以來傳心

欽定四庫全書

大學衍義補  
原序

經世之遺法也孔子承帝王之傳以開百世儒教之宗其所以立教垂世之道為文二百有五言凡夫上下古今百千萬年所以為學為教為治之道皆不外乎是曾子親受其教既總述其言又分釋其義以為大學一篇漢儒樸之禮記中至宋河南程顥兄弟始表章之新安朱熹為之章句或問建安真德秀又剝取經傳子史之言以填實之各因其言以推廣其義名曰大學衍義獻之時君以端出治之本以立為治之則將以垂之後世

以為君天下者之律令格式也然其所行者止於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齊家蓋即人君所切近者而言欲其舉此而措之於國天下耳臣竊以謂儒者之學有體有用體雖本乎一理用則散於萬事要必析之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盡其大而無餘是以大學之教既舉其綱領之大復列其條目之詳而其條目之中又各有條理節目者焉其序不可亂其功不可闕闕其一功則少其一事欠其一節而不足以成其用之大而體之為

欽定四庫全書

大學衍義補

三

體亦有所不全矣然用之所以為大者非合衆小又豈能以成之哉是知大也者小之積也譬則網焉網固不止乎一目然一目或解則網有不張譬則室焉室固不止乎一椽然一椽或虧則室有不具此臣所以不揆愚陋竊倣真氏所衍之義而於齊家之下又補以治國平天下之要也其為目凡十有二曰正朝廷

其目六

曰正百

官

其目十有一

曰固邦本

其目十有一

曰制國用

其目十有一

曰明禮

樂

其目六

曰秩祭祀

其目七

曰崇教化

其目十有一

曰備規制

其目六

十有曰慎刑憲

其目十有四

曰嚴武備

其目十有六

曰馭夷狄

九曰成功化

其目一

先其本而後末繇乎內以及外而終

歸於聖神功化之極所以兼本末合內外以成夫全體大用之極功也真氏前書本之身家以達之天下臣為此編則又將以致夫治平之效以收夫格致誠正修齊之功因其所餘而推廣之補其畧以成其全故題其書曰大學衍義補云非敢並駕先賢以犯不韙之罪也臣嘗讀真氏之序有曰為人君者不可以不知大學為人

欽定四庫全書

大學衍義補

四

臣者不可以不知大學而繼之以為人君而不知大學無以盡正君之法是蓋就其本體而言爾若即其功用而究竟之君臣所當知者則固有在也粵自古昔聖賢為學之道帝王為治之序皆必先知而後行之必明其義行之必舉其要是以欲行其要者必先知其義苟不知其義之所在安能得其要而行之哉故臣之此編始而學之則為格物致知之方終而行之則為治國平天下之要宮闕高深不出殿廷而得以知夫邑里邊鄙

之情狀州澤幽遐不履城閨而得以知夫朝廷官府之政務非獨舉其要資出治者以御世撫民之具亦所以明其義廣正居者以輔世澤民之術譬之鑒書其前編則黃帝之素問越人之難經後編則張仲景金匱之論孫思邈千金之方一方可以療一證隨其方以己其疾惟所用之何如也前書主於理而此則主乎事真氏所述者雖皆前言往事而實專主於啟發當代之君亦猶孔孟告魯衛齊梁之君而因以垂後世之訓臣之此編

欽定四庫全書

大學衍義補

五

較之前書文雖不類意則貫通第文兼雅俗事雜儒吏其意蓋主於衆人易曉而今日可行所引之事類多重復所修之辭不能雅馴弗暇計也臣遠方下士叨官禁近當先皇帝在御之日開經筵即綴班行之末親覩儒臣以真氏之書進講陛下毓德青宮又見宮臣之執經者日以是書進焉臣於是時蓋已有志於是既而出教大學暇日因採六經諸史百氏之闕也繕寫適完而陛下嗣登大寶蓋若有待言者臣學不足以適用文不足

以達意偶因所見而妄有所陳區區一得之愚固無足取而惓惓一念之忠儻為聖明所不棄焉未必無少補於初政之萬一臣濬謹序

欽定四庫全書

大學衍義補

六

進大學衍義補表

國子監掌監事禮部右侍郎臣丘濬誠惶誠懼稽首頓首上言伏以持世立教在六經而撮其要於大學明德新民有八目而收其功於治平舉德義而措之於事為酌古道而施之於今政行先儒之餘義補聖治之極功惟知罄獻芹之誠罔暇顧續貂之誚原夫一經十傳乃聖人全體大用之書分為三綱八條實學者修己治人之要章句既有以大明聖蘊衍義又所以上格君心書

欽定四庫全書

大學衍義補

雖成於前朝道則行於今代惟太祖之建極嘗大書於殿壁之間暨列聖之紹基屢聽講於經筵之上既已致夫雍熙太和之治一皆本乎躬行心得之餘善推所為者固無俟乎盡言欲全其功者亦須補其闕畧竊觀衍義之四要尚遺治平之二條雖曰舉而措之為無難不若成而全之為盡善況有其體則有其用既成乎已當成乎人理固無一之可遺功豈有一之可闕善法不能以徒舉本末則貴乎兼該每當繙閱之時輒起編劇之

念顧一人之見聞有限而天下之事體多端居一室而

料度乎四方據己私而折衷乎衆務亦固知其不可猶強為其所難是蓋一念區區報國之忠抑亦平生孜孜為學之志是以頓忘下賤僭效前脩豈不知妄擬非倫竊亦欲薄陳所見念惟天下之大其本在於一身人心之微其用散於萬事一物有一物之用一方之宜所以化之者固本於身所以處之者各有其道事皆有理必事事皆得其宜人各有心須人人不拂所欲伊欲處之適

欽定四庫全書

大學衍義補

當其可必先講之務盡其詳攷古以證今隨時而應用積小以成其大補偏以足其全鉅細精粗而曲折周詳前後左右而均齊方正於以衍治國平均天下之義用以收格致誠正脩齊之功舉本末而有始有終合內外而無餘無欠期必底於聖神功化之極庶以見夫大學體用之全體例悉準於前書措範用垂於後學稽聖經訂賢傳剴取無遺紀善行述嘉言蒐求罔棄附以管中之所見觀於日下之可行俯竭涓塵之微仰裨海嶽之

大茲蓋伏遇皇帝陛下睿智有臨剛明不惑學古訓而獲大道慎儉德以懷永圖蚤毓德於青宮服膺大訓時潛心於黃卷玩味聖經開導盡忠益之言體驗極擴充之力每躬行而實踐恒日就以月將仁孝之德孚於宮闈元良之聲播於函夏一旦承天而踐阼萬邦仰德以歸心大志夙成適符漢宣登極之歲小德求助肇周成訪落之心首深究於大猷亟恢弘於至治凡新政之大有建置皆舊學之素所講明廣克格致誠正之功用臻脩

齊治平之效太平之治端可計日而待也臣濬下愚陋質荒陬孤生生世無寸長頗留心於扶世讀書有一得輒妄意以著書固非虞卿之窮愁亦匪真氏之去位猥以官居三品慚厚祿以何裨年近七旬惜餘齡之無幾一年仕宦不出國門六轉官階皆司文墨莫試涖政臨民之技徒懷愛君憂國之心竭平生之精力始克成編恐無用之陳言終將覆瓿幸際朝廷更化中外肅清總攬權綱一新政務儻得徹九重之聽取以備乙夜之觀

采於十百之中用其二三之策未必無補於當世亦或有取於後人民物於是乎一新世道茲焉乎復古好所好惡所惡一人永于育乎兆民賢其賢親其親四海咸尊戴於萬世臣干冒天威無任激切屏營之至臣所撰到大學衍義補一百六十卷補前書一卷并目錄三卷共成四十帙謹奉表隨進以聞成化二十三年十一月十八日國子監掌監事禮部右侍郎臣丘濬謹上表

欽定四庫全書

大學衍義補卷首

誠意正心之要

審幾微補

明 丘濬 撰

臣按宋儒真德秀大學衍義於誠意正心之要立為二目曰崇敬畏曰戒逸欲其於誠意正心之事蓋云備矣然臣讀朱熹誠意章解竊有見於審幾

欽定四庫全書

大學衍義補  
卷首

之一言蓋天下之理二善與惡而已矣善者天

理之本然惡者人欲之邪穢所謂崇敬畏者存

天理之謂也戒逸欲者遏人欲之謂也然用功

於事為之著不若審察於幾微之初尤易為力

馬臣不揆愚陋竊原朱氏之意補審幾微一節

於二目之後極知僭踰無所逃罪然一得之愚

或有可取謹剴諸書之言有及於幾微者于左

謹理欲之初分

大學曰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謙讀為慊

朱熹曰誠其意者自修之首也毋者禁止之辭自欺

云者知為善以去惡而心之所發有未實也謙快也

足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也言欲自修

者知為善以去其惡則當實用其力而禁止其自欺

使其惡惡則如惡惡臭好善則如好好色皆務決去

而求必得之以自快足於已不可徒苟且以徇外而

欽定四庫全書

大學衍義補  
卷首

為人也然其實與不實蓋有他人所不及知而已獨

知之者故必謹之於此以審其幾焉

臣按誠意一章乃大學一書自修之首而慎獨一

言又誠意一章用功之始章句謂謹之於此以審

其幾所謂此者指獨而言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已

所獨知之地也蓋以學者用功於致知之際則固

已知其心之所發有善有惡矣亦固已知其善之

當為而惡之當去矣然其一念始發於心須臾之

頃端緒之初有實焉有不實焉蓋有他人所不及知而已所獨知者是則所謂獨也是乃人心念慮初萌動之端善惡誠偽所由分之始甚細微而幽隱也學者必審察於斯以實為善而去惡譬如人之行路於其分歧之處舉足不差自此而行必由乎正道否則差毫釐而繆千里矣大學釋誠意指出慎獨一言示萬世學者以誠意之方章句論慎獨指出幾之一言示萬世學者以慎獨之要人能

於此幾微之初致審察之力體認真的發端不差則大學一書所謂八條目者皆將為己有矣不然頭緒茫茫竟無下手之處各隨所至而用功待其既著而致力則亦泛而不切勞而少效矣臣謹補入審幾微一節以為九重獻伏惟宮闈深邃之中心氣清明之際澄神定慮反己靜觀察天理人欲之分致擴克遏絕之力則敬畏於是乎崇逸欲於是乎戒由是以制事由是以用人由是以臨民堯

舜之君復見於今泰和之治不在於古矣臣不勝惓惓

中庸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

朱熹曰幽暗之中細微之事跡雖未形而幾則已動人雖不知而已獨知之則是天下之事無有著見明顯而過於此者是以君子既常戒懼而於此尤加謹焉所以遏人欲於將萌而不使其潛滋暗長於隱微之中以至離道之遠也

臣按大學中庸二書皆以慎獨為言朱氏章句於大學慎獨曰審其幾中庸慎獨曰幾則已動先儒謂一幾字是喫緊為人處也夫所謂獨者豈出於隱微之外哉隱微是人之所不睹不聞而我所獨睹獨聞之處也向也戒懼乎己之所不睹不聞是時猶未有其幾也雖有其幾未動也今則人雖不睹不聞而已則有所睹有所聞矣己所獨睹獨聞者豈非其幾乎幾已動矣而人猶未之知人雖未

知而我已知之則固已甚見而甚顯矣此正善惡之幾也於其幾動之處而致其謹焉戒慎乎其所初睹恐懼乎其所初聞方其欲動不動之間已萌始萌之際審而別之去其惡而存其善慎而守之必使吾方寸之間念慮之際絕無一毫人欲之萌而純乎義理之發則道不須臾離於我矣

易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

漢書吉之之間有山字今從之

程頤曰所謂幾者始動之微也吉凶之端可先見而

欽定四庫全書

大學衍義補  
卷首

五

未著者也

臣按大易幾者動之微一言乃萬世訓幾字之始蓋事理之在人心有動有靜靜則未形也動則已形也幾則是動而未形在乎有無之間最微細而難見故曰動之微雖動而未離於靜微而未至於著者也此是人心理欲初分之處吉凶先見之兆先儒所謂萬事根源日用第一親切工夫者此也大舜精以察之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皆於此著

力焉方其一念初萌之始即豫有以知其善惡之幾知其為善也善者吉之兆斷乎可為則為之必果知其為惡也惡者凶之兆斷乎不可為則去之不疑則其所存所行皆善而無惡而推之天下國家成事務而立治功罔有所失矣

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克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克之足

欽定四庫全書

大學衍義補  
卷首

六

以保四海

朱熹曰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仁義禮智性也端緒也因其情之發而性之本然可得而見猶有物在中而緒見於外也四端在我隨處發見即此推廣而充滿其本然之量則其日新又新將有不能自己者矣

又曰四端是始發處端訓始字尤切如發端履端開端之類皆始也凡有四端若火始然泉始達始然便

是火之端始達便是水之端

臣按人心初動處便有善惡之分然人心本善終是善念先生少涉於情然後方有惡念耳是以見孺子入井者即有怵惕之心見人蒙不潔者即有憎惡之心二者皆是情也而實由乎其中有仁義之性故其始初端緒發見於外自然如此也四端在人者隨處發見人能因其發念之始幾微纔見端緒畧露即加研審體察以知此念是仁此念是

欽定四庫全書

大學衍義補

七

義此念是禮或是智於是擴而克之由惻隱之端而克之以為不忍人之仁由羞惡之端而克之以為不勝用之義與夫辭讓是非皆然則凡所為者溥博淵泉而時出之矣孟子所謂端與大易所謂幾皆是念慮初生之處但易兼言善惡孟子就性善處言爾是故幾在乎審端在乎知既知矣又在乎能擴而克之知而不克則是徒知而已然非知之於先又曷以知其為善端而克之哉此君子所

以貴乎窮理也

通書曰幾善惡又曰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也又曰不思則不能通微不睿則不能無不通是則無不通生於通微通微生於思故思者聖功之本而吉凶之機也

朱熹曰幾者動之微善惡之所由分也蓋動於人心之微則天理固當發見而人欲亦已萌乎其間矣或問幾如何是動靜之間曰似有而未有之時在人識

欽定四庫全書

大學衍義補

八

之爾

又曰一念起處萬事根源尤更緊切

又曰幾有善惡之分於此之時宜常窮察識得是非其初乃毫忽之微至其窮察之久漸見克越之大天然有箇道理開裂在這裏此幾微之決善惡之分也若於此分明則物格而知至知至而意識意誠而心正身修家齊國治天下平自己不得止不住

又曰幾是動之微是欲動未動之間便有善惡須就

這處理會若至於發著之甚則亦不濟事矣所以聖賢說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又說慎其獨都是要就這幾微處理會幾微之際大是切要又曰微動之初是非善惡於此可見一念之生不是善便是惡

又曰幾微之間善者便是天理惡者便是人欲纔覺如此存其善去其惡可也

又曰周子極力說箇幾字儘有警發人處近則公私

欽定四庫全書

大學衍義補  
卷首

九

邪正遠則廢典存亡只於此處看破便幹轉了此是日用第一親切工夫精粗隱顯一時穿透堯舜所謂惟精惟一孔子所謂克己復禮便是此事食芹而美甚欲獻之吾君

又曰天理人欲之分只爭這些子故周子只管說幾字然辨之不可不早故橫渠每說豫字

臣按宋儒周惇頤因易幾者動之微一言而著之通書者為詳朱熹因周氏之言而發明之者尤為

透徹即此數說觀之則幾之義無餘蘊矣至其用功之要則惇頤所謂思張載所謂豫熹於大學章句所謂審者尤為著力處也誠能於其獨知之地察其端緒之微而分別之擴克其善而遏絕其惡則治平之本於是乎立作聖之功於是乎在矣

以上謹理欲之初分

審幾微

察事幾之萌動

欽定四庫全書

大學衍義補  
卷首

十

易曰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研猶幾也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

臣按周易此言雖為易書而發然於人君圖治之道實切要焉蓋事幾之在天下無處無之而在人君者一日二日之間其多乃盈於萬是所以研審其幾微之兆以成天下之務者豈他可比哉先儒朱熹謂深就心上說幾就事上說深在心甚玄奧幾在事半微半顯請即君身言之人君一心淵奧

靜深誠有不可測者然其中事事皆備焉事之具也各有其理事之發也必有其端人君誠能於其方動未形之初察於有無之間審於隱顯之際端倪始露豫致其研究之功萌芽始生即加夫審察之力由是以釐天下之務御天下之人應天下之變審察於其先圖謀於其易天下之務豈有難成也哉

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

欽定四庫全書

大學衍義補  
卷首

十一

程頤曰見事之幾微者其神妙矣乎君子上交不至於諂下交不至於瀆者蓋知幾也不知幾則至於過而不已交於上以恭巽故過則為諂交於下以和易故過則為瀆君子見於幾微故不至於過也所謂幾者始動之微也吉凶之端可先見而未著者也

臣按先儒朱熹謂事未至而空言其理也易見事已至而理之顯然者亦易見惟事之方萌而動之微處此最難見噫此知幾者所以惟神明不測者

能之也歟君子交於上則不諂所以不諂者知諂之流弊必至於屈辱也交於下則不瀆所以不瀆者知瀆之末流必至於欺侮也故於其初動未形之時而審之則知上交者不可諂下交者不可瀆也在人君者雖無上交然人臣有諂諛之態則於其初見之始即抑絕之不待其著見也至於交接臣下之際尤當嚴重稍有一毫狎瀆之意則已毅然戒絕之是亦知幾者矣

欽定四庫全書

大學衍義補  
卷首

十二

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

程頤曰君子明哲見事之幾微故能其介如石其守既堅則不惑而明見幾而動豈俟終日也斷別也其判別可見矣微與彰柔與剛相對者也君子見微則知彰矣見柔則知剛矣知幾如是衆所仰也故曰萬夫之望

胡寅曰陰陽之運天地之化物理人事之始終皆自茫忽毫釐至於不可禦故修德者矜細行圖治者憂未然堯舜君臣反覆警省未嘗不以幾為戒故折句萌則百尋之木不能成矣忽蟻穴則千丈之隄不能固矣君子所以貴於見幾而作也

臣按天下之事莫不有幾惟其知之豫也然後能戒之於早而不至於暴著而不可遏苟在已者見道有未明立志有不堅臨事而不暇致思雖思而

不能審處故幾未至也則暗昧而不知幾既見也則遲疑而不決是以君子貴乎明哲而定靜明哲則中心無所惑而灼有所見於善惡未分之初定靜則外物不能動而確有所守於是非初分之際見微而知其彰不待其昭著也見柔而知其剛不待其堅凝也所以然者亦惟在乎格物以致其知知止而后有定定而靜靜而安安而慮慮而至於能得如此則無不知之幾不俟終日而判斷矣然

此非特可為萬夫之望則雖如神之聖殆亦可幾也乎

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程頤曰天上水下相違而行二體違戾訟之由也若上下相順訟何由興君子觀象知人情有爭訟之道故凡所作事必謀其始

朱熹曰作事謀始訟端絕矣

項安世曰乾陽生於坎水坎水生於天一乾坎本同

氣而生者也一動之後相背而行遂有天淵之隔由是觀之天下之事不可以細微而不謹也不可以親暱而不敬也禍亂之端夫豈在大曹劉共飯地分於匕箸之間蘇史滅宗忽起於笑談之頃謀始之誨豈不深切著明乎

都潔曰天為三才之始水為五行之始君子法之作事謀始

臣按先儒謂天左旋而水東注違行也作事至於